

一紙平安批 滿腔家國情 家書記錄潮汕僑商「下南洋」奮鬥史



▲ 僑批是親情與經濟的雙重紐帶。



▲ 留存下來的僑批實物。



▲ 印有「南安恒豐批局」的僑批。

「批業在外洋，採代收方法或專僱夥伴，一一登門收寄，抵國內後，又用熟習可靠批腳（批局僱用傳送錢與信的專差），逐戶按址送交，即收取回批寄返外洋，仍一一登門交還，減少華僑為寄款而虛耗工作時間。」《潮州志》對僑批局有一段概括記載。

在小說裏，陳繼明筆下的批局把每一封批信視作和性命同等重要的東西，對所有的沉批死批必須窮盡一切辦法加以尋訪，不輕易做出「查無此人」的結論：「抽屜裏只要還躺着一兩封沉批死批，這家批局就是有污點的，污點不在別處，在批腳們的心上。」

「批業在外洋，採代收方法或專僱夥伴，一一登門收寄，抵國內後，又用熟習可靠批腳（批局僱用傳送錢與信的專差），逐戶按址送交，即收取回批寄返外洋，仍一一登門交還，減少華僑為寄款而虛耗工作時間。」《潮州志》對僑批局有一段概括記載。

在小說裏，陳繼明筆下的批局把每一封批信視作和性命同等重要的東西，對所有的沉批死批必須窮盡一切辦法加以尋訪，不輕易做出「查無此人」的結論：「抽屜裏只要還躺着一兩封沉批死批，這家批局就是有污點的，污點不在別處，在批腳們的心上。」

「在海上漂泊兩三個月，除了海盜、風暴、瘟疫，還有種種難以預料的突發災難，最終有機會寄『批一封，銀二元』的人，往往僅剩十之三四，所以這平安批就不單單是一封批了。」小說中，收到一份平安批，番客和婆娘心裏的石頭就都落地了。

閱讀《平安批》會讓人產生酣暢淋漓之感，裏面既有老禮數、老規矩，也涉經商之道、民俗風情，可以說包羅萬象。「這些素材都是聽來的看來的。在潮汕，人人都願意給你說幾句。我只需要做個好學生就可以。」陳繼明告訴大公報記者，他會和所有人交朋友，尤其是農民、出租車司機、茶店老闆等等，自己每天做筆記，做了近十萬字筆記，經過辨別取捨，自己漸漸有了認識。比如，潮汕人下南洋的根本原因，其實是人和土地的矛盾。潮汕平原是小地方，人越來越多，地越來越少，普通老百姓基本沒有地，只剩下一條路即下南洋。在家的人，等着收僑批也幾乎是唯一可幹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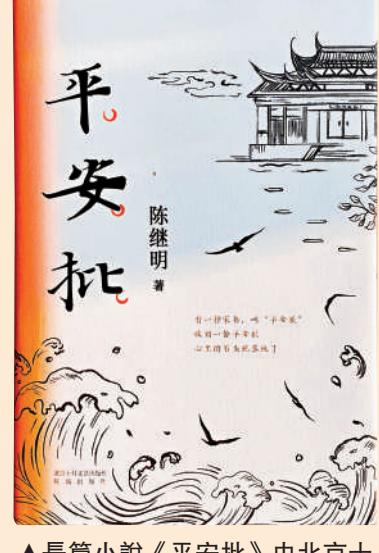
批，是指海外華僑通過批局匯寄至國內的匯款及家書，是寄、匯合的特殊郵件載體。據《潮州志》記載，近代潮人仰賴批款為生者，幾佔全人口之四五。平安批也稱「僑批」「番批」，在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七十年代，它是華僑與故國舊人在親情與經濟上的雙重紐帶。

僑批是親情與經濟的雙重紐帶

作家陳繼明長篇小說《平安批》新近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。這部二十五萬餘字的著作以「平安批」為媒介，把潮汕僑商「下南洋」的奮鬥史與文化傳承融入百年世事變遷，精深地寫出了一方人的精神世界，和一顆顆重情守義、愛國愛鄉的「中國心」。

僑批是華僑移民史、創業史及廣大僑胞對祖國經濟社會發展所作貢獻的歷史證明。陳繼明接受大公報專訪時表示，一封平安批寄託了百年家國情，華僑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愛國、愛鄉、愛自己的家人，這是他創作《平安批》時重要的觀察對象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帥



▲長篇小說《平安批》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推出。



掃描QR Code上大公網
瀏覽更多讀書資訊

作家簡介

陳繼明：當代作家，中國作協會員。現任廣東省作協副主席、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藝術與傳播學院教授。著有長篇小說《一人一個天堂》《墮落詩》，長篇隨筆《陳莊的火與土》等，作品曾獲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小說家獎、中華文學選刊獎、中國作家出版集團獎、小說選刊獎、十月文學獎等。

位於廣東汕頭小公園開埠區的汕頭僑批文物館，藏有約十二萬封僑批，其中一枚由周恩來、葉劍英、潘漢年、廖承志聯名寫就的回批格外珍貴。汕頭市僑批文物館館長林慶豐曾介紹，在抗日戰爭期間，潮籍旅泰青年僑領蘇君謙等三人捐資二百元國幣，支援延安抗戰軍政大學，周恩來寫回批讚賞「殊堪欽敬」。

一九三九年日軍攻佔汕頭後，整個南洋和國內的僑批體系陷入瘫痪。因日軍封鎖，原有遞送僑批的匯路中斷，逾百萬依靠僑批生活的新娘陷入困境，抗戰物資亦一時短缺。潮汕的僑批者冒生命危險開闢出新的僑批秘密通道，即「東興匯路」。這條匯路由越南芒街過境到廣西東興，再轉數千里到達廣東陽江，最後發至潮汕各地。路途艱險，一趟往往要兩三個月才能走完。

陳繼明在小說裏細緻還原了僑批在抗戰時期對內地的馳援。他指出，愛家與愛國是他創作《平安批》的重要觀察對象。一個是看得見的主題，一個是潛在的主題，希望能在有限篇幅內將精神觸鬚盡量伸遠。

▲ 作家陳繼明。

僑批往來以香港為中轉站

「有相當多的人誤以為香港即汕頭，至少，潮濕和悶熱的感覺像汕頭，濕熱的空氣裏有熟悉的味道……」《平安批》中多次提及到香港。陳繼明對大公報記者介紹，香港之於潮汕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潮汕人下南洋的船都會經停香港，僑批往來是以香港為中轉站的，香港也曾有很多批局。

港幣是僑批的硬通貨，各國的錢先要到香港兌換成港幣，再轉遞給僑眷。港幣在潮汕的流通，日常又普遍。以前的海外潮州人，回潮汕地區探親，稱為回唐山。陳繼明說：「從南洋回來的人，看到香港就等於回家了。香港在南洋華僑眼裏，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徵意義。」

在小說裏，陳繼明正是這樣表達的。抗戰結束後，由曼谷開回潮汕的第一趟船，即將靠岸香港的時候，一個老者投海自盡，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，那是一個死於鄉愁的極端例子。

陳繼明還對大公報記者表示，與經濟相比，現在粵港澳三地的文化產出和其經濟實力還不匹配。大灣區戰略的提出非常及時而必要。粵港澳應該加強合作，統一規劃，把文化文學藝術事業也放在一個更高的位置來謀劃。目前，廣東文學館已經在建設中，選址在黃金地段，建築規模和檔次具有國際水平，「可以想像，未來幾年，大灣區的文化事業將會有一個歷史性飛躍」。

「驢生拚死」深入潮汕人骨髓



▲陳繼明
(右)與
潮汕當地
人交流。

年到汕頭掛職一年之後，他更是看到了很多生動實例。

「比如，周末早晨街邊的很多小商鋪都是小孩在守店，長輩在這一天則故意睡懶覺，孩子們算賬都很利索，也很準確，不欺不詐。潮汕的街道上，做小生意的人特別多，小生意小到什麼程度？一筐辣椒苗茄子苗西紅柿苗，要價很低，幾分錢幾毛錢。半天下來，才能賺幾塊錢，賣主也不臉紅不害臊。」在陳繼明看來，不嫌生意小，勤勤勉勉，驢生拚死，誠實守信，低調謙卑，在潮汕早就深入骨髓，像空氣一樣普遍，永遠如此。

「僑史敦煌」

記者從頭至尾細數《平安批》，全書正文中有十五篇左右長短不一的來批和回批，附錄部分還另用二十一封書信單獨勾畫出一個獨立的故事。陳繼明告訴大公報記者，寫作之初就預測頻繁出現的書信將是全書中「最難啃的一塊骨頭」，他盡量把休息後最專注的時間來處理最複雜寫作。小說的附錄家書部分是他個人最喜歡的內容，依芸、依芸的父親、依芸的丈夫三個人物的性格、內心和難言之隱，都在不經意中躍然紙上。

《平安批》裏提到很多潮汕地區的諺語、治家格言，有曾國藩家書、傅雷家書般從容鎮定的行文。陳繼明透露：「曾國藩家書、傅雷家書我很早就看過，但這次寫作的時候，並沒有想起過他們。我和我父親也有長達十幾年的通信史。我父親是鄉村知識分子，他也很喜歡曾國藩家書。我想，我父親給我寫信時，有可能有意無意模仿了曾國藩。」

陳繼明指出，歷代流傳下來的家書很多，相當一部分中華文明可能是靠家書傳承下來的，尤其是其中涉及做人、治家、孝悌的部分，家書對塑造中國人的文化性格起到非常大的作用，「寫這些信的時候，我沒有模仿曾氏家書，但認真真地模仿了潮汕家書。潮汕家書的民間性更強，涉及的內容更廣泛，是非常有意思的文本，的確稱得上『世界記憶遺產』。」

作為原生態「草根」檔案文献，僑批具有「僑史敦煌」的意義。二〇〇四年四月二十四日，在香港知名人士莊世平、饒宗頤教授倡導下，汕頭僑批文物館落成揭幕，這是中國首家僑批文物館。陳繼明對大公報表示，僑批作為世界記憶遺產，目前受重視的程度其實還不夠。僑批是潮汕的，更是中國的，它的價值和意義還需要進一步宣傳和倡導。



▲以雕塑還原批局寫批情景。